新增格古要論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四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黄正位　黄叔重校

金石遺文

畫記

唐昌黎韓愈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二十有三而莫

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

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盖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兹事得國本絶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懐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

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觀八駿圖說　　唐河東柳宗元子厚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嬌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

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食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螳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聖人出矣

龍馬圖賛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鬐鬣馬之靈恠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賛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鬐鬣踈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鑾在御太路遵兮

世麗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宋金石遺文

集古録目序　　宋廬陵歐陽脩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〻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衣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孝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村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以爲轉寫失真轉一作傳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將世之先後蓋其聚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爲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

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集古錄跋尾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脩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

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閭郡驚焉自爾府君從為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恠異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恠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

攻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于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為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者之譜牒

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莫能知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姓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托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飾喜自樹立競上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

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晋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宋文鑑百事下瘦字作疲字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群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

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

唐世處處有之王者施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之生萬物所以資於人

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周於用而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失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并碑銘二閭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

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録〻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誣亦非其所可與則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

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絶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咲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

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之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穫其

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伺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盖泊然無欲而

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
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
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竒貪得之心不巳至
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
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
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
人録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
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林處士之相携或
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

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
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乙亥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
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盖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
二年歲在乙未廢帝潞王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
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
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
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
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
名歲月風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
山石爾故特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

歎逝者也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悱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况乃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

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

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董子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畧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二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

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薦司馬光劄子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服藥至和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

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

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徼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

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材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薦布衣蘇洵狀

臣猥以庸虗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顔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盖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旣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甞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

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受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

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才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囘充館職狀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賢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脩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

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絕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甘當同罪

蘇文忠文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

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

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夷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見妄作名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髓後

宋陽鄭悖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篇凡古今自

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
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
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
言宜可信盖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
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
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
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
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

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比以逢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王臨川

孔子世家議　宋臨川王安石介甫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攄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捂者也

曾南豐文

金石録䟦尾

宋南豐曾鞏子固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録真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武帝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帝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辭任還家脩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爲定録真君衷爲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韶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

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曾子固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郎鉅鹿郡公魏徵撰蒸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

撰并書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侍郎阮弘静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

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褒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褒

州鎮副總管府長史郕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歆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者由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

鄉因氏姓焉題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塩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寶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又云凱字敬風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

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盖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子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

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眞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右云碑此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鈌不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眞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湍浚爲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盖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郃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

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求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摸以來求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求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雒之鼎銘云惟十有二亖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夾人作允之類皆重出如此者　甚衆則此文作亖者特二字耳求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

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元寺卧禪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吴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卧禪俗姓辛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脅而卧諸漏巳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為銘自河隴没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毁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

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忿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巳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泰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爲始判官巳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

寺恊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巳下皆列次姓
名續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爲始列
副使巳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
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
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
理葉均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

跋敘古千文　朱文公

右敘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明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君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用撫（即舉字）刻寘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　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曰　院之東室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旣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熹謹記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雋軼而所篤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

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殽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殽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

盖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遊之月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東郵嶧山碑　　王魯齋

東郵趙公出示嶧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

然登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得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撫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跋嶧山碑　黄會卿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齊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盖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 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金華宋景濂

梁武帝欲斈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韵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鹹河淡等字又謂爲章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付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耶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録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耶非米南宮黄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又憤於中因題智

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義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贅也

跋黄庭經　王褘子充

黄庭經刻本出於泰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肉多此本迺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但全信為佳本海内絶無而僅有者也

書學傳授　明　吉水解縉

書自蔡中郎雝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為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〻〻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與關

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
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
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
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梳中窺見秘典與征西相師友
晩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眞集韋鍾
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峯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
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
秀華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
太傅得片紙而寳藏冠絶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
若孫及郄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

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

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眞卿李翰林白

徐會稽浩眞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嚴眞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

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黃太史庭堅米南宮芾蔡端明
襄卓然爲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
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庭筠呂南宮之甥擅名于
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
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
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
康里平章子山得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
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
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
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僕饒介介之得文敏傳授

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

少親受業于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

初朅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泫其孫樞在洪

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

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于

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

知時洪武丁卯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

書舍人卒于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樵者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中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值夏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庵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申盱江人一字建民得書法于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硃界行表白紙寫或正或行最爲神妙蓋先生下錦衣獄日春雨必爲指揮使紀綱書之而流落他家今爲南京刑部尚書楊寧所得余又得先生遊絲字二幅直書於陜西尤秦府所得因併識之

天順三年己卯春三月　　王佐識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一十七條乃

宋秘書郎邵武黄伯思長睿撰辨别三代以來古器漢晋以來碑帖研究欵識體製字畫真偽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佐既録其書又略識于此云

元虞文靖公文十三條

跋栁誠懸墨蹟　臨川虞集伯

余幼年來嘗仁得栁誠懸所書稽叔夜絶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矣是時余未識栁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郢人曹彦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栁公易賦靈

寶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九格臨玩僅半歲傳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翫勿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諶致榮乃得絶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十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緲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以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曾二公帖

右歐陽公魯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誠至而周悉魯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遡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實清實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淬礪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中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跋陸友仁所摹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摸蔵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閎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漢許慎字叔重）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録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從以音聲從後出者益

趣利如此草書之録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属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磔音責剔也開也張也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黄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吴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跋子昂書陰符經後

陰符托黄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其來亦久矣世

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説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ㄑ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笭泰人

題宋諸陵畫像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則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卒未今天子有詔史館脩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畫像俱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

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佐按程不識漢元光初與李廣爲東西衛尉程治軍極嚴廣極簡易俱名將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

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題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泛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沜(音泮)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

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米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戲弄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体物者矣欲覩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

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真蹟世已絶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者其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輙書之

解學士文集

題縛筆帖　　　解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羲

獻後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筆書為傳後計非陸頴筆不可陸頴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為爾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蹟布置間架揑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巙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能寫

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書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識間架古人以箒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之所以絶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竊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縉紳書

跋蘇文忠公書

書之為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宣人文施治化述六經應萬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百千萬年日用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之能比哉是故自庖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有不事於書者世遠不能得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彷彿其萬一皆非謬妄者矣周人善篆書孔子為人作題扁大字觀闕里林前硯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王皆學書漢光武章帝晉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書杜度張芝鍾元常王逸少

歐虞褚薛蘇黄米蔡其尤也甚閒工於書者豈圖為人觀美哉蓋天之文與地之文人之文一也景星卿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人皆寶之繆惡之書見欲唾罵棄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患世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為末技藝籍口也蘇文忠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顔魯公規模醇厚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鍾使人可愛固可以破愚起懦於千百載之下余既貌學古人書得文忠公此紙玩之不啻拱璧書之所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為之兆云

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跡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俱在芾以模本刻之甚爲寶惜而此真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于元國初流落于鳳陽其家洪武庚午余里人矦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求以爲解氏之寶好事者可以一覽而足熟有裝潢題識具在皆爲人褫（音侈上声奪也又音雉去声脫也）去盖售其偽此真者正不須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四 終